**你好，春天**

文/张昱煜

    是谁，从唐诗宋词里走来，把一壶壶醉人的绿，次第打开？是谁，借来三千时光，把姹紫嫣红的色彩，妆点在庐陵大地上，书写出盛世华章？

  当春风从文星塔尖滑过，从白鹭羽毛间滑过，从祖母级的古樟滑过，是谁，最先感知着春天？

  桃花吮着春的气息，笑了。她蕊寒香冷的内敛，她胭脂鲜艳的娇羞，又为谁的眼眸里，平添了一份视觉的盛宴？

  寻找春天的孩子，醉在桃花雨里，奶声奶气地告诉妈妈，那初绽的桃花，就像一只只蝴蝶，妈妈笑着说，等所有的蝴蝶都翩翩起舞了，春，就真的像春了！

  孩子站在春光里，成了一枚嫩绿的小符号。

  春，在老人眼里，是个活生生的动词。立春时日，洗净手，摆上贡碗、贡品，点上香烛，燃起爆竹，再把一兜带着泥巴的春菜摆上供桌，在老人的忙碌中，春，不仅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年的吉祥和希望。

  在摄影人眼里，春如酒，人微酣……

  春，醉在蔷薇的暗香中，醉在含烟的柳尖上，醉在樱花的气息里，醉在马头墙的青苔间……

  春，醉在雨中，等一场雨，等一场“贵如油”的春雨。雨停，心爽，树叶和花蕾托起一个个小珍珠，镜头里的春，水洗般明艳。

  春，醉在风里，邂逅一阵风，邂逅一阵“又绿江南岸”的春风。桃花、杏花和梨花，借着春风的手臂，把一张张请柬，从椰风挡不住的江南，一直发放到大漠孤烟直的北方，一路芬芳一路歌唱。

  春，醉在鸟鸣涧，聆听春天的第一声鸟鸣。“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，春光里，画眉、喜鹊、燕子、布谷鸟，时而独唱，时而合奏，也把一个疾风掠过的身影，妆点在摄影人的镜头里。

  那一群孜孜不倦的摄影人呀，在月移花影中，等待着春，在暖日晴风中，品读着春，在细雨霏霏中，感悟着春。

  再去一趟古村，看水波潋滟，看繁花照影，看锁在青瓦老墙里的时光。

  再去一座大山，看林木葱郁，看青竹隐隐，看梯田油画般镌刻在山脊上。

  好一个希望的春、一个喜庆的春、一个润朗的春、一个跳跃的春、一个欢快的春、一个醉美的春……

  用另一只眼，用另一颗心，触摸着春的脉搏，爱我所摄，摄我所爱。万叶千声里，摄影人在不可复制的春色里，醉了！